

30

中国历史 必读知识

全 书

中国戏剧出版社

ZHONGGUOLISHI
BIDUZHISHIQUANSHU



一支长歌悠远涤荡随流水
一部历史荣辱悲歌现古今
一支长歌悠远涤荡随流水
一部历史荣辱悲歌现古今
一支长歌悠远涤荡随流水
一部历史荣辱悲歌现古今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

蔡 磊 编著

(三十)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蔡磊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104 - 02609 - 9

I. 中… II. 蔡… III. 中国 - 历史 - 通俗读物 IV.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5507 号

中国历史必读知识全书

责任编辑: 万晓咏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 -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 - 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73.25

字 数: 37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104 - 02609 - 9

定 价: 952.00 元 (全 33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十章 中国近代史卷

中国近代历史纪事

卢沟桥事变	(3799)
淞沪会战	(3812)
关隘阻击战	(3828)
血战娘子关	(3832)
太原保卫战	(3835)
忻口战役	(3836)
南京保卫战	(3840)
徐州会战	(3850)
台儿庄大捷	(3862)
武汉会战	(3866)
第一次长沙会战	(3879)
第二次长沙会战	(3886)
第三次长沙会战	(3890)
中国远征军入缅支援盟军作战	(3896)
仁安羌大捷	(3897)
远征军撤退	(3898)
缅北反攻	(3902)
滇西反攻	(3907)
豫湘桂会战	(3909)

豫中战役	(3911)
桂柳战役	(3916)
绥远战役	(3920)
四平保卫战	(3925)

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亦称“七七事变”,是中国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于1937年7月7日至30日,在北平(今北京)、天津地区抗击日军进攻的防御作战。

日军强占中国东北三省后,不断向南进逼,于1933年先后攻占山海关、承德及长城各口,并逐步蚕食,大举进关。至1935年,日军侵占了河北、察哈尔省大部地区,策动汉奸进行了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内蒙还策动成立了所谓“蒙汉国自治政府”。1936年4月,日本军部制定了《华北指导方案》;8月7日,召开了“五相”会议,以军部提出的方案为基础,讨论通过了《国策基准》。规定日本的“根本国策在于国防和外交相结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提携,……作为对大陆政策的基准。”企图将整个中国置于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具体目标是首先攻占华北,与东北、内蒙联成一片,作为其在华的后方基地,进而侵占华中,达到吞并全中国的战略目的。

日本政府在侵略方针指导下,疯狂扩军备战,不断增加军费预算和军队数量,大力改善武器装备。同时,日本军部制定了具体的侵华作战计划,并规定了对华作战初期的目的是在华北击破华军,占领华北和上海及其附近地区,压制长江水域。随后,日军不断从国内和东北抽调大批飞机、坦克和炮兵,充实华北力量;在古北口修筑炮兵阵地,在北宁路屯驻重兵,随时准备入关支援作战。与此同时,日本在华北的驻屯军也按作战要求配备,将其精锐第四混成旅团主力驻屯天津以及北平至榆关铁路沿线,并进行军事演习,不断向中国驻军挑衅。1936年9月18日,日军制造了“丰台事件”,以一个大队的兵力占领了丰台这个北平西南的咽喉要地。1937年5、6月,日军先后在承德、天津和大连召开军事会议,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叫嚣:三个月内解决中国。之后,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建议:从准备对苏作

战考虑,必须立即给中国政府以打击;并认为“进攻中国的时机业已成熟。”至此,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如弦上之箭,进入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际。

此时,驻守平、津一带的是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为宋哲元,辖四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和五个独立旅,总兵力约十万人。友邻第五十三军驻保定、石家庄地区,第三十七军驻邢台、邯郸地区。面对日军随时可能发动战争的紧急局面,第二十九军自6月起加强了对北平市、郊的巡逻和防卫,在卢沟桥一带既设阵地也增加了兵力并实行了夜间警戒。6月26日起,对北平实行了夜间特别警戒,并指定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负责指挥。卢沟桥和宛平县城是第二十九军特别重视的守备地区,由第三十七师第二一九团第3营驻守(自1936年春起一直驻防该地),营长为金振中。该营为加强步兵营,辖四个步兵连,配属重机枪连和轻、重迫击炮连各一个,计一千四百余人。金振中向冯治安表示:“本着师长的训示,以不惹事、不怕事的原则维护目前局势。但若日军强攻时,必抱定与城、桥共存亡的决心,以维护本军名誉和报答全国同胞。”针对日军的嚣张气焰,金振中不断加强对官兵的爱国教育,并要求全营官兵在吃饭、睡觉前都要高呼:“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以激励官兵守土抗战的决心和斗志。

此时,北平已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西南的宛平城与卢沟桥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日军虎视眈眈,志在必夺。

卢沟桥畔的枪声

1937年7月6日,驻丰台的日军冒雨在卢沟桥东北侧龙王庙一带组织演习,并紧张地构筑工事,还到宛平城东门外,要求通过县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遭守军拒绝。日军异常恼火,相持十余小时后退回丰台。针对如此紧张气氛,第一一〇旅旅长何基沣要求第二一九团:“注意监视日军行动”,“如日军挑衅,一定要坚决回击。”金振中营全体官兵早已愤慨万分,一致表示日军若要采取行动,一定誓死抵抗。金振中随即召开军事会议,命令各连作好战斗准备,并规定日军进入阵地

前一百米内即准射击。

7月7日上午,丰台日军又来到卢沟桥以北地区举行演习,蓄意挑衅。下午,第八中队近六百人在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下进至龙王庙附近,声称要进行夜间演习,并加紧抢修工事。日军的种种迹象,引起守军和宛平县政府的密切注意。天黑前,宛平警察局即将东门关闭,不准人员出入。暮色降临后,清水指挥日军开始夜间演习。22时40分,宛平城东北日军演习地区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少顷,几名日军来到宛平城下,诡称一名士兵失踪,硬要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守军严正拒绝。日军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和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当即与冀察当局交涉,声称:“仿佛听到宛平城内之军队发枪数响,致使演习部队失落日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搜索失兵。”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答复:“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即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们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致起误会。”心怀鬼胎的日军极为不满,公开威胁:如不同意,日军将以武力保卫前进。秦德纯随即通知冯治安和第二一九团团团长吉星文,要求严密戒备,准备应战。

此后,日军又说失踪士兵已归队,要求双方一起调查失踪原因。正当中日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时,丰台增援的日军第三大队主力赶到,又无理要求守军撤出宛平城西门外,让日军进入东门,遭到吉星文的严辞拒绝。

8月2日,日军副联队长森田彻前往加强指挥。金振中在得知日军增援时,即抽调第十连申仲明排到铁路桥头协助李毅岑排防守。4时50分,大队长一木清直率第三大队主力成四路纵队,气势汹汹地向铁路桥扑来。申仲明站在桥头,阻止日军继续前进,日军突然开枪射击,申仲明不幸中弹牺牲。申仲明是地下共产党员,长期在士兵中宣传抗日主张,为坚持抗战作出了贡献。申仲明的鲜血激怒了守桥官兵,在李毅岑指挥下,为捍卫民族尊严和祖国领土,打响了保卫卢沟桥的战斗。守军两个排的兵力,面对数百名日军的进攻,毫不畏惧,挺身而出,六挺机枪和六十余支步枪一齐射出了仇恨的子弹。当日军冲入

阵地后，勇士们抡起大刀，与日军展开了肉搏。经十五分钟激战，终因寡不敌众，陷入了日军重围，官兵们奋勇搏杀，除四人外均战死在桥头阵地上。日军虽占领了龙王庙和铁路桥东侧，但在东河堤上丢下了一百余具尸体，大队长一木也被击毙。

与此同时，日军一部兵力向宛平东门发起了进攻，并以炮火轰击城墙。

卢沟桥畔的枪声响起后，秦德纯、冯治安和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等召开了紧急会议，向守军发出命令：“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在山东休假的宋哲元也及时致电：“扑灭当面之敌。”全军将士复仇火焰更加高涨。英勇的守军官兵冒着炮火，奋起抗击日军的进攻。广大官兵含垢忍辱已非一日，郁积胸中的怒火无缘发泄，战斗中个个奋勇当先。宛平城内军民沉着应战，待日军接近时，各种枪支急速齐射，日军伤亡惨重，多次进攻被击退。战斗持续一个多小时，日军未能前进一步。

7时30分，日军华北驻屯军对天津各部队下达了准备出动支援的命令，并令在秦皇岛的旅团长河边正三马上返回北平，决心扩大战事。9时30分，森田再度下令攻打宛平城。守军官兵严阵以待，日军枪声一起，当即以猛烈射击予以回击。13时，牟田赶到前线亲自指挥。15时50分，河边也赶到丰台督战。

进攻之日军遭守军顽强抗击，多次进攻未能得逞，为拖延时间，等待援军到来，遂不断玩弄花招。16时，送信提出谈判；17时，又向宛平县政府发出通牒。牟田见威吓不成，遂准备再次诉诸武力。18时05分，日军集中炮兵对宛平城实施火力突击，持续三个小时，将城内大部房屋摧毁，无辜居民惨遭祸殃。守军官兵抱定至死不退让一寸土地的决心，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日军集中兵力在九辆坦克引导下向宛平发起了冲击。守军不惧危险，用步枪、手榴弹近战歼敌，将日军的进攻击退。这时，何基沣率西苑驻军迅速开进已到达八宝山附近，准备向大井村等地疾进，以截断日军的后路。日军顿感形势不妙（因连日大雨，道路泥泞，天津援军在通州被阻），遂停止进攻，退缩待援。

当夜,吉星文亲率突击队,用绳梯爬出宛平城,在青纱帐掩护下,沿永定河两岸向铁路桥接近。近24时,突击队秘密逼近铁路桥,出其不意地冲入日军阵地,实施两面夹击。战士们的大刀带着复仇的寒光,在日军中闪烁开花。日军猝不及防,有的成了刀下之鬼,有的跪地求饶,“皇军”昔日的威风,被勇士们闪亮的大刀一扫而光。一名年仅十九岁的突击队员,挥舞着大刀,连续砍杀日军十三人,生擒一人,直至壮烈牺牲。突击队用原始的大刀,以伤亡大部的代价,将日军一个中队几乎全歼在铁路桥附近。这罕见的悲壮场面,连日军指挥官也吓得咋舌。金振中在战斗中腿部负重伤,仍率部冲锋在前,吉星文死拉硬拖才将他劝住,后送到后方医院治疗。共产党代表专程到医院慰问,并赠送了“抗日先锋”银盾一枚。

9日凌晨,守军收复了失地,恢复了永定河东岸的态势,消除了宛平城侧后的威胁。日军被迫撤回丰台。守军变被动为主动,军心为之大振。宛平军民兴高采烈,磨拳擦掌,准备给日军以更大的打击。第二十九军官兵为抗日救国作出了榜样,全国人民无不为之激动和振奋。一位作家当即赋诗赞颂第二十九军:

“怒吼吧,卢沟桥!

我们抗战的日子已经来到。

忍辱负重已非一日,

祈望和平亦非一朝,

.....

如今已有廿九军的崛起,

用铁血回答着敌人的横暴!

.....

让我们大家持着枪和刀,

.....

把数十年来的仇恨一齐报。

.....”

第二十九军的爱国主义精神,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颂和传唱。在

之后的各个抗日战场上，扬起了《大刀进行曲》的雄壮歌声：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到来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

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

把它消灭！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卢沟桥的枪声，使中华民族如愤怒的雄狮般猛醒过来，咆哮着投入了抗击日军的斗争。

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疾呼：“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等致电蒋介石：“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领还致电宋哲元、秦德纯：“誓为贵军后盾。”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当即领导组织起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群众团体开展救亡工作，全力援助第二十九军抗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乃至海外侨胞，纷纷投入了抗日御侮的斗争洪流。

7月9日，蒋介石电令宋哲元：“守土应具备必死决战之决心，以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伎，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同时，南京政府着手筹划全面抗战事宜。

9日晨，收复失地的胜利振奋着第二十九军官兵，他们准备直捣丰台，尔后一鼓作气歼灭平津地区之日军。但就在凌晨3时，冀察当局本着南京政府“应战不求战”的指示，为防止事态扩大，竟同意与日方谈判，放弃了继续进攻的有利时机。日军在缓兵之计掩护下，做好了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冀察当局则屡次受骗，仍做着和平之梦，使卢

沟桥战事逐渐陷入被动局面。

11日,日军决定从东北关东军和朝鲜驻屯军中抽调两个师团入关。16日,又增派四个师团、两个旅团到华北。17日,日本军部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同时,日本政府决定在国内动员四十万军队,决心以武力灭亡中国。至16日,日军在华北地区已集中五个师团,兵力超过十万人。

面对日军步步进逼的态势,蒋介石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的呼声中,召集各界人士举行了庐山会议。17日,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宣布对日抗战,对卢沟桥事变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表示:“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毛泽东曾指出:蒋介石的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来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18日,日军在丰台设立最高司令部,香月清司任司令官,积极筹划发动新的进攻。19日,日军劫持塘沽码头设备。20日,日军炮轰宛平、长辛店,在炮火掩护下,步骑兵及坦克、铁甲战车两度向宛平城猛冲,企图夺占该地。守城官兵在吉星文指挥下,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将其击退,胜利地保卫了宛平城和卢沟桥。此时,增援日军六千余人到达天津。22日,日军飞机五十余架飞抵天津。23日,除关东军增援部队外,另有八个师团计十六万人正在来华途中。25日,日军对平、津等地达成了包围态势。

19日,宋哲元回到北平,由于其对日军抱有幻想,竟不顾日军屡次挑起事端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示和平诚意,既不肯完全对日妥协,又没有决心抵抗日军,处于十分矛盾的心理。他制定了“以守为守”的作战方针,又一次贻误了平津地区的有利战机。同样,蒋介石在准备抗战的同时,也对日本抱有幻想,电令驻日使节晤见日本外相,要求日本政府以“和平解决之愿望”,平息中日争端。但答复却是:“今后为军人对军人交涉,非外交当局时期。”在和平解决事变的

努力归于失败之后,平津局势加快趋向恶化,战火迅速蔓延开来。

南苑血战

7月22日,蒋介石派参谋次长熊斌秘密到北平,与宋哲元会晤。宋对蒋是否真正抗日始终持怀疑态度,会见熊后,宋了解了蒋介石准备抗日的决心。与此同时,蒋介石下令补充第二十九军子弹三百万发,并令河南高炮部队一部调至保定,归宋指挥。这样,促进和坚定了宋哲元守土抗日的决心。24日,宋哲元召集将领们商定了抗日作战计划;25日,下令中止中日谈判,并按计划部署备战。

宋哲元的行动,使日军大为不安。经多方侦察,日军弄清了宋已转向抗日,不战而夺取平津的如意算盘看来难以实现。但日军并不惊慌,因其作战部署已基本完成,准备大打出手了。

26日,日军华北驻屯军向第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驻卢沟桥及八宝山附近的第三十七师于27日正午前退至长辛店,北平城内及南苑之部队同时退往平汉路以北;如不按此办理,日军则要“独立之行动”。宋哲元眼看日军进攻迫在眉睫,除奋起抵抗外,别无它途,遂下令退回通牒,严正拒绝。秦德纯还向日军提出了口头抗议,限其立即退出北平,并怒斥:“吾人可在枪炮上见面!”

27日,日军向平津地区发起了全线进攻。第二十九军被迫奋起抗击,战火很快燃遍了平津一带。宋哲元通令全军奋勇抗敌,并向全国发表了自卫守土通电。

27日深夜,日军开始向南苑发起进攻。南苑是进入北平的咽喉要地。第二十九军军部大部已由南苑移驻北平城内,南苑方向指挥官为赵登禹,与骑兵师师长郑大章共同负责南苑地区防务。该地区守军为特务旅两个团、军官教导团、军事训练团、骑兵第九师一个团、第三十七师炮兵团和一个步兵团及第三十八师一部兵力,共七千余人。副军长佟麟阁及军直属队部分人员尚未撤回北平城内,此时也在该处。

午夜前后,南苑地区四处不时传来枪声,日军开始试探性进攻。28日晨,日军第二十师团主力和河边旅团机械化部队共一万余人,在

数十架飞机和四十门大炮支援下,从东、南两个方向同时向南苑发起了进攻,并以空降兵一部在南苑机场实施了空降,配合地面进攻部队行动;与此同时,另一部日军切断了南苑至北平的公路。守军遭日军狂轰滥炸后,各部已失去了联系,佟、赵只得在各自的阵地上指挥作战。赵登禹持刀督战,指挥官兵抗击日军进攻,并不时发起反击。由于地形平坦,无险依托,守军暴露在日军空、地火力之下。激战中,赵登禹多处负伤,始终坚持指挥战斗。情急之中,传来军部命令:南苑各部立即撤回北平。由于失去统一指挥,守军各部纷纷北撤,混乱不堪。佟麟阁当即决定到大红门附近组织掩护和收容,随即率部利用青纱帐分散北撤,很快到达了大红门。佟麟阁指挥卫队维持秩序,令军官按级负责指挥,并组成一支临时部队,掩护大部队经大红门至红庙间便道撤退,自己亲自到掩护阵地组织指挥。

赵登禹率领一部兵力进至大红门附近玉河桥时,遭日军一部伏击,左臂中弹,血流如注。他毫不理会,坚持指挥部队冲杀、突围。不久,赵登禹又一次中弹,正中要害,以身殉国,时年四十八岁。

至13时,南苑部队基本都已撤回北平,佟麟阁才与几名卫兵一起向城内隐蔽行进。因青纱帐内不便观察,行进中与一股日军遭遇,随即展开了对射。佟麟阁不幸腿部中弹,稍加包扎后仍镇定自若地指挥部下转移。此时,日军飞机在这一带轰炸撤退的守军,佟麟阁不幸又被弹皮击中多处,壮烈殉国,年仅四十六岁。

面对日军的陆空联合进攻,首当其冲的是军事训练团,官生们奋力抗击从团河向北攻击前进的日军,击退了其数次进攻。激战半天,该团虽伤亡严重,但阵地无一寸丢失,官生们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斗志,使日军无法前进一步。午后,日军以铁甲战车作掩护,向南苑西北角猛攻,切断了南苑与北平的联系。军事训练团未及撤退的一部兵力陷入了腹背受击的困境。待在友邻处得知撤退命令后,即分路实施了突围。战斗中,军事训练团损失惨重,牺牲官生一千余人。

第三十八师驻南苑的一部兵力始终未接到撤退命令,顽强坚持战斗。至20时,日军包围圈越来越紧缩,该部官兵毫不畏惧,浴血苦战,

最后全部壮烈牺牲。至此,日军攻占了南苑。

战后,北平红十字会将赵登禹的遗体就地掩埋;中国红十字会冒着日军炮火,将佟麟阁的遗体运回北平,柏林寺老方丈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了他的灵柩,并严守秘密直至抗战胜利。

31日,南京政府发布褒扬令,表彰了佟、赵的抗日功勋,并追赠两人为陆军上将。

抗战胜利后,赵登禹的遗骸移葬至抗日圣地——卢沟桥畔;北平市政府作出决定,将二龙路以南至国会街一段和崇元观往南至太平桥一段分别命名为“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天津、武汉等城市也都以佟、赵的名字命名了街道。

1946年3月29日,北平人民在八宝山忠烈祠为佟麟阁将军举行了隆重的入祠仪式;7月28日,即佟麟阁殉国九周年时,又在中山公园举行了万人追悼会,并将烈士灵柩移葬香山公园南侧的正黄旗拦箭沟山坡上。

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确认佟、赵两将军为抗日烈士,给家属颁发了证书,并为两将军修墓立碑,其子女、亲属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热情关怀和照顾。

北平沦陷

7月27日,日本政府决定第二次增兵华北,令第五、第六、第十师团准备由国内向中国输送。28日,南苑仍在浴血鏖战,宋哲元愈感处境艰难,进退维谷。下午,宋召集北平军政首脑召开特别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从南苑溃退进入城内的郑大章仓皇闯进会场,惊慌失措地报告:南苑官兵伤亡惨重,难以坚持,北平大有被围之势。宋哲元遂决定前往保定,尔后再作打算,并要求张自忠留在北平与日军周旋。张自忠临危受命,将个人毁誉置之度外。宋当即写下手谕,令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北平绥靖主任兼北平市长。当晚,宋等出西直门赴保定。临别,张自忠沉痛地对秦德纯说:“你与宋先生成了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秦郑重劝勉:“这是战争开端,来日方长,必须盖棺才

能论定,只要你誓死救国,必有为全国谅解的一日,望你好自为之。”遂挥泪告别。

卢沟桥事变后,张自忠负责对日和平交涉,已成舆论指责的焦点。当他驻留北平的消息传出后,人们不明真相,误以为是他逼走宋哲元,甘心当汉奸。一时舆论大哗,谣传纷起,大有“国人皆曰可杀”之慨,甚至一些不知内情的部下也大为愤怒。张自忠奉命行事,却要代人受过,有口难辩,内心十分苦闷。为了大局,张自忠决心“跳火坑”,作出自我牺牲,以争取时间。

28日晚,张自忠通知驻守北郊和通县的第三十九旅旅长阮玄武,集合部队,恢复常态,避免日军刁难。29日晨,张自忠指定六、七人随他留在北平,令其余人员回原部队准备撤退。29日凌晨,第二十九军撤离北平,卢沟桥、长辛店等地也无人防守了,北平及郊区一带人心惶惶。30日4时,日军网罗江朝宗等汉奸成立了伪北平市维持会。

30日,张自忠接到保定转来的蒋介石的命令:只要继续谈判,迟滞日军,所有条件都可以接受,一切由中央政府负责。张自忠即派潘毓桂、陈觉生等与日方交涉谈判。岂知这些民族败类站在日军的立场上要求张自忠通电反蒋反共,宣布“独立”。张自忠异常气愤,断然拒绝。在这险恶的环境中,张自忠尽己所能,对南苑败退而尚未撤走的部队指示了具体办法,同时发动群众安排伤员和阵亡的官兵,并派人接济、安置留在北平的眷属。

日军很快占领了北平,并到处捕杀群众,留守卢沟桥、宛平城的保安队被全部杀害。驻留的阮玄武是个贪生怕死之徒,30日即向日军保证:三十九旅绝无抗战意图,还恬不知耻地主动要求解除武装。31日上午,第三十九旅六千余人公开向日军投降。

8月7日,张自忠宣布辞去一切职务,尔后秘密住进德国医院。19日,北平政委会解体。9月7日,张自忠化装后在美国商人帮助下,秘密离开北平到达天津;10日拂晓,乘英国商船悄然离开华北,南下奔赴抗日前线。

天津抗战

天津是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驻军有河边旅团第二联队、独立炮兵联队等,其空军大部也集中在此。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加紧了进攻天津的准备,并控制了海、陆交通。天津市内及郊区守军为第三十八师手枪团、独立第二十六旅两个团、天津保安队三个中队和警察等部,计五千余人,因日军一部已增援北平方向,故在数量上与日军相比尚处优势。但守军与北平已失去联系,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等预感战事迫在眉睫,是主动出击还是就地固守,反复权衡未能定夺。7月27日,李文田召集会议商讨备战事宜,一致认为:必须立即出击,先机制敌,攻其不备,方有可能迅速将驻守日军歼灭。会议推举李文田为临时总指挥,天津警备司令刘家鸾为副总指挥,并定于28日1时发起进攻。随后,各部迅速进行了部署。

28日1时,天津抗战的枪声响起,守军以突然的行动积极出击,初战顺利。保安队队长宁殿武率第一中队包围了东站,向驻守的四百余日军发起突然袭击。经两小时激战,歼日军一部,大部退守附近一仓库顽抗。独立第二十六旅一部兵力在旅长李致远指挥下,对天津总站实施偷袭,迅速夺占总站,并乘胜攻占北宁铁路总局。与此同时,东局子机场的战斗也打响。官兵们每人携带一水壶汽油和一盒火柴,迅速向机场逼近。这时,日军一辆汽车驶出机场,战斗即在机场大门口展开。待官兵们冲进机场,日军飞行员有的已发动飞机准备起飞。官兵们以迅猛的动作扑向尚停在机场上的飞机,迅速将汽油洒向机身,但由于火柴被汗水透湿,仅一架飞机被点燃起火。官兵们随即开枪射击,有的将手榴弹投向飞机,有的抡起大刀乱砍;有的甚至抓住发动的飞机不放,直至飞离地面才松手掉下来;还有的奋不顾身地用手撕下着火的碎片,尔后冲向别的飞机引火。顷刻之间,机场烟火冲天,十余架飞机接连起火;起飞的日机则像一群无头苍蝇般在机场上空来回乱飞;守卫机场的日军则躲进办公楼和营房工事,负隅顽抗。天亮后,官兵们暴露在毫无依托的机场上,遭到驻守日军和飞机火力的交叉射